

昌都战役的历史背景、起止时间及重要意义^①

杨力源

[摘要] 昌都战役是争取西藏和平解放的关键环节。为了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打破西藏地方政府企图以“外援”与军事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幻想,促使其尽早派出和谈代表赴北京谈判,人民解放军不得已发动了昌都战役。目前关于昌都战役的起止时间有5种说法,其中1950年10月6日至24日与10月6日至21日的说法有一定依据。昌都战役的胜利进行,不论是对《十七条协议》的签订,还是和平解放后党的西藏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昌都战役;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工作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20)04-0064-07

目前学界对昌都战役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昌都战役的过程、昌都战役与和平解放西藏的关系。^②但具体探讨昌都战役的历史背景与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并且在昌都战役的起止时间上还存在着争议。由于西藏地方政府积极与帝国主义势力联系,扩军备战,陈兵金沙江西畔,对于和平谈判采取拖延的策略,企图借助“外援”与军事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入藏,人民解放军不得已发起了昌都战役。目前关于昌都战役的起止时间有5种说法,其中1950年10月6日至24日与10月6日至21日的说法有一定依据。昌都战役的胜利进行,不论是对《十七条协议》的签订,还是和平解放后党的西藏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昌都战役的历史背景

西藏地方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保持高度关注。随着人民解放军胜利向全国进军,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与宗教政策缺乏了解,逐渐产生了悲观与忧虑情绪。他们认为“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它对西藏的生活方式和宗教的威胁远远大于国民党”。^③

^①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9BDJ044),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西藏工作篇’”阶段性成果。

^②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阴法唐:《昌都解放打开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大门》[J],《中国藏学》2000年第4期,第3—11页;王贵:《解放全国大陆的最后一次战役》[J],《军事历史》2007年第1期,第10—15页;宋月红:《争取西藏和平解放与昌都战役问题研究》[J],《中共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2期,第27—38页。

^③ [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第561页。

在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的挑唆、怂恿及策划下,西藏地方政府以“防共”为借口,于1949年7月8日通知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章,要求其将办事处所有机构与人员限期撤离西藏,试图通过此举在趁政权更迭之际切断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固有政治联系。对此国民政府已无能为力,但是中共表示坚决反对。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指出,7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发动的驱汉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主要是为了“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地丧失独立与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地奴隶”,并申明了“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①这一严正立场。

然而帝国主义势力并没有就此放弃对西藏地方政府的支持。他们积极帮助西藏地方政府扩军备战。印度政府答应了噶厦的求援,在购买军火、训练士兵方面提供了一定的支持;英国人帮助噶厦建立了拉萨与昌都、那曲联系的无线电网络,向康区和那曲派遣装备新式武器的部队,并着重加强对上述地区军队的额外训练。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势力还怂恿西藏地方政府通过刚刚建立起来的无线广播电台对新华社的社论作出回应,声称:“西藏并不存在帝国主义者,所以没有必要解放西藏,汉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供施关系,而不是西藏隶属于中国的关系。”^②此外,西藏地方政府还致信中央人民政府,要求人民解放军不进军西藏。这些都引起了中共的高度警觉,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责成西北局担负进军西藏的主要责任,同时考虑通过向西藏进兵解决西藏问题。

1949年11月,西藏地方政府考虑到与独立后印度政府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担心仅依靠印度的援助,不足以阻止人民解放军入藏,因此决定派遣“使团”前往美国、英国、尼泊尔及印度去寻求政治和军事上的援助。同时还决定委派一个代表团同中国共产党就“维持现状”进行协商谈判。12月,毛泽东在赴苏访问途中,得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亲善使团”向帝国主义求援的消息,结合西北局所反馈进兵西藏的困难,他立即致信中央并西南局,指出“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③,强调了进军西藏的紧迫性。同时,通过外交部向国际社会表明,“任何接待‘亲善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西藏地方当局应派代表团来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④在此警告下,各国政府都拒绝接纳“亲善使团”访问。

由于各国对西藏的具体关切不同,对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和谈的态度也并不相同。当时对西藏保持关注的国家主要有印度、英国、美国。其中印度与西藏有地缘上的联系,并且在独立后继承了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实际利益;英国由于在西藏没有实际利益,在对待西藏问题上其态度紧跟印度;美国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关注西藏问题。

印度将维护良好的中印关系作为其处理涉藏问题的底线,希望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谈判,但是意图对和平谈判的过程施加影响,从而保障其在西藏的现实利益。印度阻止西藏地方代表赴北京谈判。然而美国则企图将西藏塑造成一枚对抗新中国的“棋子”,反对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共进行谈判,美国当时的国际地位及其对西藏地方政府的承诺,给予了西藏分裂主义势力无尽的遐想。此外,国民党政权也极力挑唆西藏与新生人民政权的关系。1950年8月2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刊发社论,“我们期望西藏同胞,为了你们自己的自由生活,为了你们自己的光荣和正义……尽其一切力量,以与共产帝国的侵略工具,人类文明的蝨贼,中国卖国组织周旋到底”^⑤,号召西藏地方政府与人民解放军对抗。正是因为上述因素的影响,中央人民政府虽多次派员赴西藏劝和,但收效甚微。

^①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14)》[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页。

^② [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第573页。

^③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14)》,第5页。

^④ 同上,第8页。

^⑤ 1950年8月26日《中央日报》社论,见张皓:《唆使、挑拨与妒忌:国民党对西藏和平解放进程的注视和应对》[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4期,第43页。

在1950年7月至9月期间,西藏地方政府将第六代本的部分大炮与弹药运往昌都,并命令昌都总管拉鲁主动出击。拉鲁接到命令后,对藏军作了调动部署,决定以类乌齐为基地,向囊谦、玉树的人民解放军发起进攻。但后因拉鲁任期届满,由阿沛·阿旺晋美接任,进攻计划并未成行。但是到“9月—10月,西藏地方政府陆续加强了昌都外围类乌齐、邓柯、江达、芒康等地驻军的防御兵力,并纠集起边坝、硕板多(今洛隆县硕督镇)、洛隆以及贡觉、察雅等地的地方武装共8000余人,布置在昌都周围及金沙江西岸地区”。^①显然西藏地方政府期望依靠金沙江与横断山脉的自然天险,以及人民解放军在后勤补给上的困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

如上所述,西南军区为了进军西藏,在西南入藏咽喉要塞昌都进行一场战役已不可避免。1950年8月5日西南军区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昌都战役作战问题,会上张国华建议,如8月底前雅安至甘孜公路能全线通车,在泸定以西能集中300台汽车,在德格、甘孜间能集中5000头牦牛随军运输,所需冬衣、干粮、携带燃料等于8月底运新津(支司所在地),9、10月两个月运800万斤物资至甘孜,则昌都战役可在10月实施。西南军区首长原则上同意这个意见。并责成张国华返回十八军驻地后再详细斟酌,提出具体方案上报西南军区。^②

张国华在返回新津后,随即研究并制定了昌都战役作战方案,内容包括参战部队人数、需要粮秣物资数量概算及运输力计算等,并于8月10日将该方案上报西南军区。14日,西南军区就关于进藏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向中央军委报告,汇报了军需给养的保障情况,“决定今年十月间,实行占领昌都”。^③18日,毛泽东复电西南局,详细询问了昌都战役的重点准备工作,“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长道路是否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昌都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于空投;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这方面你们有足够估计否”。^④20日,西南局就昌都战役我军所投入兵力,敌军数量及战力,我军的后勤保障问题,占领昌都后我军的具体打算以及昌都适合空投等攻占昌都的准备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报告。23日,毛泽东复电西南局并告西北局,指出:“你们力争今年占领昌都并力争留三千人巩固昌都的计划是好的,你们可以照此作积极准备,待本月底下月初判明公路已通至甘孜无阻,即可实行进军,期于十月占领昌都”^⑤,批准了昌都战役的计划。8月26日,西南军区下达关于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

综上所述,中央人民政府一直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放西藏,多次通过各方人士向西藏地方政府表达和谈愿望,但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和谈缺乏诚意,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和谈采取拖延态度;二是继续向帝国主义求援;三是扩军备战,向昌都地区调兵。为此,中央人民政府一方面向国际社会表明解放西藏的态度,以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干预新中国解放西藏;另一方面为进军西藏做积极的准备,主要是政策与后勤保障方面的工作。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西藏地方政府“主战派”“外向派”仍然挟洋自重,迟迟不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并且陈兵金沙江西畔,为了尽早尽快地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西藏,促使西藏地方派员进行和平谈判,维护祖国统一,中国共产党不得已命令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昌都战役。

二、昌都战役的起止时间

目前关于昌都战役的起止时间有5种说法,其中“10月6日至24日”与“10月6日至21日”的说法有一定的依据。这两种说法都认为昌都战役的开始时间以10月6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渡过金沙江为依据。但在结束时间上存在分歧,主要是判断依据不同。以歼灭藏军主力,占领昌都为依据,则昌都战役结束于21

① 程越主编:《中国共产党西藏昌都地区历史大事记(1949—2009)》[M],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② 杨一真整理:《进军西藏日记(1950—1951)》[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6年,第186—187页。

③ 中共昌都地委、昌都地区行署编:《昌都战役文献资料选编》[C],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M](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74页。

⑤ 同上,第176页。

日。以昌都战役所有战斗结束为依据,则昌都战役结束于24日。

1. 关于昌都战役起止时间的争议

目前关于昌都战役的起止时间,国内外不论是在历史文献、个人回忆,还是研究文献方面都存在争议,主要有以下5种说法:

第一,“10月7日至15日”说。1950年11月9日的《人民日报》公布了进军西藏、解放昌都战役的详细结果,记述昌都战役“于10月7日起,至10月15日结束”。^①

第二,“10月6日至24日”说。《和平解放西藏》一书认为:“昌都战役从10月6日发起,到24日胜利结束,历时18天。”^②《解放西藏史》一书认为,“昌都战役自10月6日发起,至24日结束,历时19天”。^③《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14)》一书认为,昌都战役的起止时间为10月6日至24日。^④总之,“6日至24日”的说法有较大的影响力。

第三,“10月6日至21日”说。宋月红根据《昌都战役文献资料选编》中收入的相关文献资料,撰文分析了昌都战役的起止时间,认为昌都战役开始于1950年10月6日,结束于10月21日。^⑤

第四,“10月7日至24日”说。杨一真回忆“昌都战役自10月7日发起,至10月24日结束,历时18天,经历大小战斗20余次”。^⑥

第五,“10月5日至19日”说。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认为昌都战役的开始时间为10月5日,结束时间为10月19日。^⑦

2. 昌都战役开始的时间

战役一般是指“军队为达到一定的战略目的,按照统一的作战计划、在一定的方向和时间内进行的若干个战斗的总和”。^⑧1932年10月10日,刘文辉方面的代表邓骧与西藏方面的代本在金沙江西岸的岗拖举行和谈,并签订了《岗拖停战协议》,协议规定:“藏军以金沙江西岸为最前防线,汉军以金沙江东岸为最前防线,双方军队不得违反。”^⑨此后,金沙江以西的地方成为西藏地方政府实际上控制的地方。1949年12月,刘文辉宣布起义,金沙江以东地区获得解放。昌都战役的主要目的是,“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东之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打下明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⑩因此,昌都战役的开始应以人民解放军渡过金沙江为标志。

1950年10月1日,西南军区就十八军进军昌都情况向军委报告,其中指出,“因甘孜康定段公路曾发生故障,粮物未能及时前送及五十二师在甘孜以下修路三天,已不能按预定计划集结邓柯、德格地区,现决定改于10月7日开始渡金沙江西进”^⑪。10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五十二师发布命令,“我师决定于本(十)月六日早七时开始由邓柯渡江,执行解放昌都,聚歼藏军主力于澜沧江以东及恩达、类乌齐地区之任务”。^⑫10月9日,西南军区发布《昌都战役战报第一号》,其中指出,“十八军部队于10月6日晨

^① 《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部公布昌都战役歼敌五千余人 各处溃散之敌现正在继续向我军投降》[N],《人民日报》1950年11月9日第1版。

^②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和平解放西藏》[M],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页。

^③ 《解放西藏史》编委会:《解放西藏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

^④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14)》,第22页。

^⑤ 宋月红:《争取西藏和平解放与昌都战役问题研究》,《中共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2期,第35页。

^⑥ 杨一真整理:《进军西藏日记(1950—1951)》,第291页。

^⑦ [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第637页。

^⑧ 贾苦瑜:《毛泽东军事思想》[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7页。

^⑨ [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第208页。

^⑩ 中共昌都地委、昌都地区行署编:《昌都战役文献资料选编》,第65页。

^⑪ 同上,第210页。

^⑫ 同上,第214页。

7时起,分别渡过金沙江执行解放昌都的作战任务,渡江情况顺利”。^①2000年阴法唐撰文回忆了昌都战役的经过,其中指出,“以154团等部分队首先于1950年10月6日从四川邓柯渡过金沙江,拉开了昌都战役的序幕”。^②

综上所述,以人民解放军开始渡过金沙江为依据,则10月6日为昌都战役开始的时间。

3. 昌都战役结束的时间

一般而言,战役结束指的是战役发展到最后阶段,不再继续。战役结束通常有3种情况:“一是预定战役目的已圆满达成,部队需要休整;二是暂时无继续歼敌的有利战机;三是继续作战陷入被动不利地位。”^③那么昌都战役的结束时间应以圆满完成战役的预定任务为依据。圆满完成战役预定任务的标志则成为判定昌都战役结束时间的关键。

如以歼灭藏军主力,占领昌都为圆满完成战役预定任务为标志,那么昌都战役的结束时间为10月21日。1950年10月18日,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率部撤离昌都,19日,156团进入昌都,昌都宣告解放。21日,阿沛派人分路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并命令藏军第三、四、八、十等代本2700余人,在昌都西南宗驿山谷竹各寺附近放下武器,标志着藏军主力基本被歼灭。10月22日,张国华、李觉致电苗丕一,指出,“阿沛率昌都藏军主力于21日和平归顺祖国,昌都战役已胜利结束”。^④1950年10月23日西南军区发布《昌都战役战报第十一号》,其中明确指出,“昌都战役已于10月21日结束”^⑤。

以昌都战役所有战斗结束为圆满完成战役预定任务为标志,那么昌都战役的结束时间为24日。据《解放西藏史》记述:“23日,一五四团一营教导员王锡峰率领第三连在恩达西南执行封堵通向八宿和拉萨之道路时,发现向西逃窜的藏军一部,在藏族群众帮助下,略经战斗,俘藏军225人,缴获步枪223支”。^⑥据王贵回忆:“23日,第154团第3连又在恩达西南俘获藏军225人,缴枪223支”。^⑦据杨一真回忆:“10月24日,一五四团在昌都西南地区俘敌50余人,察雅民兵500余人向我投诚,当即释放”。^⑧这些都表明在21日之后,昌都战役还存在零星战事,直到24日才全部结束。

综上所述,以歼灭藏军主力,占领昌都为依据,则昌都战役结束于21日;以昌都战役所有战斗结束为依据,则昌都战役结束于24日。这两种观点均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昌都战役的重要意义

昌都战役的胜利进行,打破了西藏地方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借助帝国主义势力的援助,依靠军事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幻想,使其认识到只有通过和平谈判才能保证噶厦和宗教的延续,为西藏普通民众认识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窗口,这不论是对《十七条协议》的签订,还是对人民解放军及进藏工作人员入藏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昌都战役打开了藏东门户,歼灭了藏军的有生力量,更加坚定了西藏地方政府“主和派”的意志,使其为和平解放西藏而更加努力。1950年9月4日,新的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一到昌都便致电噶厦,如实反映昌都地区民间疾苦,“因时世浑浊,民不堪命,有的宗(即县)内仅有七八户还有糌粑,其余全以食圆根(即蔓青)为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并向噶厦建议,“应停止进攻(指噶厦要求进攻玉树一

① 中共昌都地委、昌都地区行署编:《昌都战役文献资料选编》,第217页。

② 阴法唐:《昌都解放打开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大门》,《中国藏学》2000年第4期,第9页。

③ 黄玉章等主编:《军队建设大辞典》[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年,第523页。

④ 杨一真整理:《进军西藏日记(1950—1951)》,第290页。

⑤ 中共昌都地委、昌都地区行署编:《昌都战役文献资料选编》,第235页。

⑥ 《解放西藏史》编委会:《解放西藏史》,第127页。

⑦ 王贵:《解放全国大陆的最后一次战役》,《军事历史》2007年第1期,第13页。

⑧ 杨一真整理:《进军西藏日记(1950—1951)》,第291页。

事),汉藏双方最好和平解决。如果不行,也应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①9月8日,噶厦复电,其中指出“撤出前线的部队是一件无法放心的事”。^②表明噶厦并未放弃通过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企图。但此时在西藏地方政府中,“主战派”与“主和派”已经发生了分化,如“阿沛对功德林喇章的官员说,他确信设法进行谈判、达成和平的解决办法要比武力对抗好得多。然而,拉鲁倾向于武力抵抗,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多么小都要抗争”。^③藏军在昌都战役中的失败,更加坚定了阿沛的这种看法,他致信噶厦,描述了人民解放军的强大,认为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要稳妥一些。并将中共关于和平谈判的政策传递给噶厦,即“中共方面已经作了担保,即在举行这类谈判时,人民解放军不会向西藏进军,达赖喇嘛和其他高级官员的生命安全和权威一定不会受到伤害”。^④

第二,昌都战役后,帝国主义势力在西藏问题上的诉求日趋明朗化,新中国围绕昌都战役开展的外交工作,使西藏地方政府挟洋自重的幻想基本破灭。昌都战役后,印度政府认为“军事行动可能给它自己的边境带来不安和动乱”^⑤,并将其视为“不幸事件”,担心其在藏的实际利益因为新中国解放西藏而受到损害,为此连续三次向中国政府提交备忘录。针对印度政府的照会,新中国一方面重申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既定方针”。^⑥另一方面针对印度政府所关心的在藏实际利益,强调只要中印彼此尊重领土主权及平等互利原则,两国的友谊应得到正常发展,中印在藏的外交、商业及文化关系,可通过外交途径得到适当的、互利的解决。当中国政府对于印度在西藏的实际利益有了明确的态度之后,印度政府立马转变了对新中国解放西藏的态度,使得西藏地方政府向联合国的求援活动以失败告终,让美国失去了利用“西藏问题”为新中国制造麻烦的着力点,有力地挫败了西藏地方政府以争取“外援”为基础、分裂祖国的幻想。

第三,昌都战役促使西藏地方政府“内向派”与“外向派”矛盾尖锐化,“内向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最终派出和谈代表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昌都战役后,西藏地方政府对于“西藏应当采取什么行动才能确保其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不至于被丧失”^⑦举棋不定,他们认为达赖喇嘛提前亲政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外向派”代表达扎摄政被迫退位,达赖喇嘛于1950年11月17日提前亲政。与此同时,西藏地方政府通过阿沛的信件得知了昌都战役后中共的真实态度,但由于还未最后确定帝国主义势力能否给予真正的支持,故也没有完全放弃依靠“外援”对抗中共的企图,所以他们采取拖延的策略,一方面将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的大量财产转移至亚东,留下鲁康娃与洛桑扎西两名极为保守的官员坐镇拉萨;另一方面同意阿沛·阿旺晋美关于和平谈判的建议,并派桑颇·登增顿珠和堪穷土登列门前往昌都,协助阿沛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但是桑颇·登增顿珠和堪穷土登列门离开拉萨时,噶厦给了他们一封信,其中要点^⑧表明西藏地方政府毫无谈判诚意,当阿沛看到这封信后,认为谈判根本没有希望。然而就在此时,西藏地方政府派往国外求援的官员纷纷受挫,并没有争得实质性的“援助”。1951年年初,西藏地方政府在亚东召开了一次会议,主要讨论“如果达赖喇嘛决定逃亡国外,他是否能够指望从印度及西方民主制国家那里得到帮助”。^⑨最后得出结论,依靠国外“援助”与中央人民政府对抗是不现实

① 程越主编:《中国共产党西藏昌都地区历史大事记(1949—2009)》,第14页。

② 杨一真整理:《进军西藏日记(1950—1951)》,第211页。

③ [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第634—635页。

④ 同上,第688页。

⑤ 《解放西藏史》编委会:《解放西藏史》,第163页。

⑥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和平解放西藏》,第167页。

⑦ [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第653页。

⑧ 信件的要点为:“一是西藏并不存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势力和影响;二是已被旧中国政府占据的领土以及最近已被‘解放’的领土,应当归还西藏;三是一旦外国人向西藏发动进攻,我们将会从中国政府那里寻求帮助;四是已到昌都和羌塘(藏北)的人民解放军官兵应当后撤;五是今后,中国不应当听信制造麻烦和骚乱活动的班禅和热振集团。”见[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第690页。

⑨ [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第702页。

的,与中央人民政府和谈,并不会对“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宗教的延续”^①产生有害影响,况且在昌都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并没有继续进军,并且还将军队后撤,彰显了中央人民政府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会后,西藏地方政府决定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实质性谈判,派出索朗旺堆、拉乌达热·土登旦达与平措扎西经印度前往北京,并通知阿沛·阿旺晋美、桑颇·登增顿珠和土登列门由昌都直接前往北京,组成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与中央人民政府就和平解放西藏进行谈判。

第四,昌都战役前后,人民解放军与藏军的互动,不仅有力争取了藏军中爱国军官率部起义,也为西藏普通民众认识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窗口,为和平解放后党的西藏工作奠定了良好社会基础。由于藏军社会来源具有多样性,并且层级也较为明显,向藏军宣传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能够扩大支持西藏和平解放的社会基础。1950年5月26日,拉鲁写信给“甘孜解放军师长、委员”,反对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②6月12日,吴忠、天宝在报请西南军区批准后,复信拉鲁,宣传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并希望他“转达赖活佛,即派员来甘孜前线指挥部就有关进军西藏解放之各项具体问题,详作洽商”。^③8月14日,藏军第三代本牟霞给邓柯前线指挥官写信,否认西藏存在帝国主义,强调以金沙江为界,反对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154团团长沙晋武以邓柯前线指挥官的名义复信牟霞并拉鲁,再次阐述了解放西藏的各项政策,并希望他们“不要再为帝国主义者奴役西藏人民,分裂祖国统一的欺骗宣传所迷惑”。^④夏格刀登写信给其朋友第九代本主官德格·格桑旺堆,讲述了党关于西藏的方针政策,使其认识到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是为了帮助西藏人民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中解放出来,使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决不像满清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那样想统治西藏,实行大汉族主义”。^⑤在昌都战役进行中,格桑旺堆率领藏军第九代本起义。此外,在昌都战役过程中,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各参战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俘虏政策,给普通藏军与当地群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地藏族群众纷纷支援昌都战役,一些被俘虏的藏军在遣返后,讲述与人民解放军交往的事实,并通过口口相传,不断扩大了党在西藏社会的政治影响。

[本文责任编辑 央宗]

[作者简介]杨力源,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北京100006)。

① [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第703页。

② 杨一真整理:《进军西藏日记(1950—1951)》,第134页。

③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和平解放西藏》,第84页。

④ 同上,第85页。

⑤ 中共昌都地委、昌都地区行署编:《昌都战役文献资料选编》,第228页。